

无境之兽

Beasts of No Nation

Uzodinma Iweala

【美】乌佐丁玛·伊维拉 著 吴超 译

无境之兽

Beasts of No Nation

Uzodinma Iweala

[美] 乌佐丁玛·伊维拉——著 吴超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境之兽 / (美) 乌佐丁玛·伊维拉著; 吴超译.
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108-4645-8

I. ①无… II. ①乌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01902号

BEASTS OF NO NATION

Copyright © 2005, Uzodinma Iweala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6-6610

无境之兽

作 者 (美) 乌佐丁玛·伊维拉 著 吴超 译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00千字

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645-8

定 价 36.80元

第一章

一开始是这样的。我感觉到痒，好像身上爬了一只小虫子。接着，两眼之间的地方开始刺痛。随后，鼻子也不安分起来，痒得我直想打喷嚏。再后来，风灌进耳朵。一时间，我听到许多声音：昆虫窸窸窣窣地爬动，卡车像成群的某种动物隆隆驶过。接着，有人大喊：“快点！都别磨蹭！快！快！快！”那声音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身上。

我睁开一只眼睛。周围有耀眼的光，从遍布窟窿的

屋顶直射下来。光与影交织在一起，犹如一张大网笼罩着我。这时，我发现自己正蜷缩成一团，像墙角里忽然被灯光照到的小老鼠，一动不动。雨水和汗水的气息直扑鼻孔，衬衫湿漉漉的，紧贴在身上，仿佛陡然间新长出了一层皮肤。

我想动一动，可浑身上下疼得厉害，感觉就像有上万只火蚁在啃噬我的身体。如果使劲拍打能让这疼痛消失，我定会毫不犹豫地干起来，可我甚至连一根手指都移动不了。我像死了一样，只剩下大脑还活着。

周围，杂乱的脚步声不绝于耳。我以为爸爸带着药回来了——能够让我浑身不疼也不痒的药。我翻了个身。脚步声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响亮，直到压过我的呼吸和心跳声。“噔，噔，噔……”它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随后，门缝下面出现了一团黑影。

“咣，咣，咣。”有人敲门。可我无力答应，更无力去开门。后来，敲门的人发火了，开始一脚一脚地踹门。天啊，整栋小屋都在跟着发抖。屋顶摇摇欲坠，碎渣子稀

里哗啦地散落下来，原来的窟窿变得更大，但更多的光线透了进来。林子里到处都有破裂之声。

突然，“砰，砰——”震耳欲聋的两声枪声响起，门上的螺丝飞了出来，掉进我双脚旁边的一个桶里。清脆的声音在墙上弹来弹去，穿过光和影钩织的网，直到变成一只无形的手把门推开。光明！炫目的光明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入。刹那间，我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斑斓的紫色光点。

慢慢地，我看到了一双黄色的眼睛，一截矮小黝黑的身躯，一个大肚子和两条细腿。这家伙的胳膊、腿儿可真瘦，短裤穿在他身上就像女人的裙子，衬衣干脆像女人的连衣裙，从肩膀上一垂而下。与身体相比，他的脑袋简直大得离谱，连脖子都有点不堪重负，所以他的头不是歪到左边，就是歪到右边。

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但他看见我并不像我看见他一样感到意外。不过，他脸色阴沉得格外吓人，鼻孔一张一翕，像狗一样嗅着空气。我们对视了仅仅一秒钟，这家伙便大步走向我。“嘭！”他不由分说地打了我一拳。

一拳之后，他并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于是一拳接着一拳，像大砍刀的刀背砸在我身上。我疼得想大叫，可胸膛里的空气仿佛全被他打了出去，无论怎样都发不出声音，况且他紧接着就扇了我一个大嘴巴。我尝到了血的滋味，肚子里更是翻腾得厉害，我想我马上就要吐了。

大地似乎都在颤动，腐烂的水果从架子上震落下来，周围的一切好似转眼就将变成粉末落在我们身上。他抓住我的腿便往外拖，简直要把我的整条腿生生拽掉。我无力反抗，就这样被他从小屋里拖了出去，拖进光亮，拖进泥淖。

来到光亮中，我终于又可以呼吸了，只是胸口好像缩成了一团，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吸进一点点空气。我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直咳得眼冒金星，泪如泉涌。整个世界一下子来到我面前。我抬头望着灰色的天空从高高的绿柄桑树的树顶之上缓缓飘过。而大树之下，许多小树争先恐后地朝着有光的地方攀爬。树叶上残留的雨水，在阳光下

像珠宝或玻璃一样闪闪发光。公路旁的野草有一人多高，颜色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草都要鲜绿。这使我想到了庆祝，舞蹈，欢呼，歌唱。人们快活地喊着：“卡伊！卡伊！”我以为自己终究是死了。

这个拖着我的男孩儿就是精灵，我应该感谢他把我带进精灵的国度。可是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张口说话，他已经把我丢进了烂泥之中。

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了几辆卡车。其中两辆横在路中间，其他全部停在路边。罩在卡车车顶的帆布破破烂烂、千疮百孔，车身油漆脱落，斑斑锈迹如血一般。于是，在我眼中，那些卡车仿佛忽然变成了受伤的动物。

卡车周围站了许多士兵，一个个像鬼一样。他们有的穿着迷彩服，有的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，但看上去其实差不多，因为全都破烂不堪，像叫花子一样。个别人穿着真正的靴子，而其他则多半穿着拖鞋。有的士兵呈立正姿势，双腿并得笔直，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没有膝盖。有的人在对着卡车撒尿，而有的人则尿在草丛里。不过，几乎

所有人手里都拿着枪。

把我暴打一顿并拖出来的那个男孩子跑向了第一辆卡车。来到车门前，他深深鞠了一躬，上身和下身几乎呈直角，只是脑袋仍旧晃来晃去。停顿有一秒钟的工夫，他又迅速挺直了腰板。这时，车门突然打开，他来不及躲闪，大肚子被撞了个正着。他像只小鸟一样向后飞上半空又落下，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个小水坑里。周围的士兵们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哄笑。

我躺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尽管我很想爬起来，因为身上实在疼得要命，可我又害怕只要我一动，立刻就会有人过来再把我暴打一顿。

从卡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看样子应该是个当官的。我盯着他，还有他身上那件都快烂成布条的绿色夹克衫。他戴了一双特别脏的手套，颜色发黄或者发棕。帽子浸透了汗水，湿答答的，无精打采地被夹在胳膊下面。

我看着他从一个卡车走到另一辆卡车前。那些卡车简直和废铁没什么分别：车漆掉光了不说，轮胎也一个比一

个瘪。他在胎面上踩一脚便陷下去一个坑，松脚之后胎面又慢慢弹起。士兵们全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就连那些在周围持枪警戒的人也扭过头来看着他检查每一辆卡车。

他像个大人物一样不紧不慢地做着他的事，好让每一个看着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长官。士兵们望他的眼神中充满崇拜，仿佛望着一个国王。我的视线也从未离开过他的身体，哪怕一秒钟。

这位长官检查完最后一辆卡车之后，所有人都聚在了他身边，并跟着他一起向我这边走来。他们的影子遮天蔽日，他们的腿像篱笆一样把我围住，谁都不说话。长官不屑地瞪着我，好像我是一只不起眼的蚂蚁或别的小虫子。他问：“这家伙是谁弄过来的？”可是，没有人回答。

他又大声问了一次：“谁能告诉我，地上为什么躺了这么一个家伙？”

那个找到我的男孩子从我的小屋跑回来，手里拿着几根比柏油路还要黑的香蕉。他用手擦了擦嘴上的香蕉

肉，走到这个问话的大人物跟前。长官问他：“大力神，是你找到这家伙的吗？”那男孩使劲点了点头，仿佛能被长官看到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。

“嗯！大力神？是你吗？”大人物又确认了一遍。

“嘿嘿！嗯！”随后，他转身训起其他的士兵们，“这么说，找到这家伙的不是你们这群大人，而是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子了？”

我纹丝不动，好像这一切与我无关。长官挥了下胳膊，大声问：“你在哪儿找到他的？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，震耳欲聋，但又好像留着一半的劲儿在喉咙里。大力神指了指我的小屋。“有这种事？”长官不相信似的连连摇头。“副官在哪儿？”他喊道，“副官！副官！”灌木丛里有人答应了一声。

草丛一阵抖动，从里面蹿出来一个人。这人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拿着枪。他的皮肤黄得像金子一样，胡子上的汗珠闪闪发光。他跑向我们，看到躺在地上的我时，立刻停了下来，且一脸迷惑。随后，他懒懒地敬了个礼，和其

他人关节失灵一般的敬礼截然不同。

“报告司令官！”他喊得虽然很大声，但听起来却软绵绵的，像在发牢骚。司令官对他说：“过来，过来。”副官走到司令官近前，后者又大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副官不吭声。“你不知道？”司令官又问。“知道，长官！”副官回答，“我在草丛里拉屎。”司令官揪住副官的耳朵，把他疼得龇牙咧嘴。“你给我竖起耳朵好好听着。”司令官训道，“就算拉屎，你也不能耽误我的时间。你是不是男人？干吗要像女人一样跑到草丛里拉屎？想拉屎就给我在路上拉。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准离开这条路。听明白了没有，副官？”副官拼命点头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是，长官！”其他士兵全都痛苦地忍着笑，他们有的跺脚，有的假装咳嗽或者打喷嚏。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司令官指着我问他，“你让大力神把这家伙揪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哦，天啊。我真是糊涂。”副官说，“哦，他一定是间谍。哦，我们一定中埋伏了。打死他好啦，然后赶快

离开这儿。”

“闭嘴！”司令官吼道，“谁问你要怎么处置他了？白痴。要是有人伏击我们，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消灭掉。”

所有人都笑了起来，甚至包括司令官本人。只见副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恨不得把司令官一口吞掉。他小声嘟囔着什么，拳头握得紧紧的。

司令官在我身边单膝跪下，对我笑着，把一嘴布满豁口的大黄牙露给我看。他的牙龈黑乎乎的，但眼睛却红得像血。他的鼻子又大又挺，鼻头像个圆圆的电灯泡一样垂在厚厚的棕色嘴唇上面。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，捏住我的脸，力量似乎很大，但又似乎很轻柔，好像很关心我的样子。他看着我身上的血迹、灰尘、蚊虫叮咬的肿块，以及我被拖来时沾的满身泥浆。随后，他啧啧咂了几声舌，对大力神说道：“你打算吃了这家伙吗？”大力神摇摇头。从他找到我的那一刻起，我还没有听这男孩子说过一句话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知道了谁是大力神，谁是司令

官，谁是副官。可还有那么多人始终没有开过口，让我不由得怀疑他们可能是哑巴。司令官转向我。“想不想喝水？”他温和地问。可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此时的我灵魂已经出了窍。

我飘在自己的身体上面，像个旁观者一样目睹着这一切。周围的世界变幻出许多种色彩，我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但说的却仿佛是另一种语言。我就像漂在水面上的一片叶子，直到忽然之间沉入水底。我感觉到了冷，感觉到潮湿，还感觉到了身体的沉重。

“大力神，”司令官命令道，“去拿点水过来。”大力神跑向最后一辆卡车，爬了上去。随后，司令官又问我：“你饿不饿？渴不渴？”因为这会儿我感觉已经好些了，头脑也清醒了许多，所以我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使劲点了点头。

于是，他说：“这好办。你饿了，我可以给你吃的；渴了，我可以给你喝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我不可能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

起吃东西啊，你说这样合适吗？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我只是点头，此刻我还说不出一个字。

“你有没有名字？”他把脸凑到我面前说。我绞尽脑汁回想我的名字，但却什么也想不起来。这时，司令官有点生气了，他指着自已说：“我是司令官，每个人都叫我司令官。别人都叫你什么？”

司令官把手放在腰带上，故意让我看见他那把乌黑的手枪。我晃晃一团糍糊似的脑袋，拼命思索。我想哭，还想尿尿，可我知道要是我现在尿出来，他定会一枪崩了我。所以，我摇晃着脑袋，盯着他血红的眼睛。

终于，我想起来了，村子里的人好像都叫我阿古，因为爸爸就是那样叫我的。我低声念叨着“阿古”这两个字，并吃力地对他说：“我叫……阿古。”司令官微笑着从手枪上移开了他的手。“阿古是吧？”他说，“他们叫你阿古？那好，我也叫你阿古。”我终于可以顺畅地呼吸了，我的头也不再疼得那么厉害，毕竟我已经可以思考了。感谢上帝，我还活着。

司令官和颜悦色地转向他的士兵们，大声问：“看到公路上这个家伙没有？你们看到他了吗？”所有人都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司令官摸着自己的胡子，用指甲剔着藏在须间的脏东西。他的目光从一个士兵身上移到另一个士兵身上，大家全都一声不吭。

“把水拿来！”他喊道。大力神立刻把一个有着红色盖子的蓝色小油桶递给了他。司令官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，用水湿了湿。然后，他一手扶住我的后脑勺，另一只手用手帕擦起了我的脸，嘴里说着：“既然你要和人一起吃东西，那就要干干净净的。”水接触到我脸上的伤口以及被蚊虫叮咬的地方，立刻蜇得生疼。我想叫喊，可他微微笑着，舌尖在两排牙齿间若隐若现，仿佛此刻他正在清理一件宝贵的古董。

我口渴极了，伸手去抓装水的油桶，但司令官把它高高举起，直接把水倒在我的脸上和嘴巴里。那水里透着一股子塑料和煤油味儿，而且还混着许多细微的沙粒，可我不在乎，甚至感觉它像泉水一样甘甜清冽。

副官又是跺脚又是哼鼻子。司令官又问我：“你怎么会像只死老鼠一样睡在路边呢？副官怀疑你是个间谍。你是间谍吗？”

副官咬牙切齿地嘟囔着什么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仿佛只要一声令下，他立马就能把我千刀万剐，剁成肉酱。
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副官冲我吼道。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司令官立刻喝止了他，“谁让你说话了？你这个蠢货！”而后，他继续对我说道：“你倒是说说看，你躲在那么一间小茅屋里干什么？你得如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间谍？要是你不说的话。哼哼。”他从腿上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把刀。那把刀有着黑色的刀柄和刀身，唯独刀刃明晃晃的，闪着骇人的寒光，仿佛一根头发落在上面也能断为两截。

我被刀刃的反光刺得睁不开眼，心里更是害怕到了极点。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要是你不说的话，我就把你交给我的副官。你看看他。连我都想象不出他会怎么折磨你。所以，你最好还是告诉我，那样我才能帮你。”